

## 乱吐口香糖与道德判断的“一国两制”

乱吐口香糖,收回廉租房? 新京报 1月7日 作者 毛飞

### 新京报一评

对老百姓而言,住房是生活必需品,居住是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住房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住房保障,是政府对社会上买不起商品房的人提供居所的救助,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保障的本质含义是救助,救助哪还有讲条件的?

既然是公民基本权利,地方政府就应该充分尊重和全力保护,而不能自作主张地附加任何额外条件。决定公民能否享受住房保障的,是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等硬条件,只要是买不起房、租不起房的低收入者,政府都要将其纳入住房保障的羽翼之下。至于他们的个人素质、卫生习惯,都不应成为阻滞其实现基本权利的障碍。

既然是公民基本权利,非经合法程序,地方政府就不能剥夺。或许,对于政府而言,廉租房管理是个令人头疼的难题。由于住户经济

状况差,教育水平普遍低,人员流动性也较大,廉租住房社区容易出现种种不文明行为,也会有私搭乱建、损坏公物等违法违规行为,确有采取惩罚措施的必要。但是,政府部门无权以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惩罚那些轻微的过错。以随地吐口香糖为由将住户赶出家门,这种小题大作的做法毫无道理。

附加额外的条件,把一部分弱势群体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这样的政策不符合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是漠视公民基本权利和推卸政府责任的表现。现代社会保障走过了200多年的制度演进历史,早已从最初的“施舍恩赐”步入了“人道和人权并重”的权利保护时代。但是,进入21世纪的某些决策者,还以为向穷人提供保障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或恩赐,可以任意附加条件,这种施政观念之落后,真让人情何以堪。

### 现代快报再评

作者义愤填膺,但讲的道理大而空,经不起推敲。比如说:“居住是

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住房保障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理是不错,做到很难,就像劳动权和休息权写进了法律,却每个国家都难免有失业者、加班者一样。又说“既然是公民基本权利,非经合法程序,地方政府就不能剥夺”,人家订立这些条件是要写进合约的,“经合法程序”不是太容易了吗?

其实,广州关于保障性住房的这些规定,是学香港的。在非典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对公屋住户也实行了“清洁扣分制”,随地吐痰、在公众地方便溺、高空抛物、乱扔垃圾等行为都会被扣分;扣满10分,政府会发警告信,若被扣满16分,政府就会取消租约、收回所住房屋。几乎是同样的做法,为什么在香港看起来那么天经地义,在广州就涉嫌对穷人的限制和歧视呢?不是保障性住房的“附加条件”太超前,而是我们的公屋保障制度还太落后,两者的反差,只能导致“歧视穷人、限制穷人”的感觉,引起争议。

## 曹操也怕拆迁办

安阳曹操墓出土之后,曹操家乡亳州市的学术界也按捺不住掘墓的冲动,为了求证亳州曹操墓的真假,不论是质疑派还是尊重事实派,均要求对亳州市疑似曹操墓的观音山墓进行挖掘。(海峡都市报 1月3日)

曹操墓掘墓派越看越像拆迁办 长江日报 1月4日 作者 严辉文

### 长江日报一评

安阳曹操墓的发掘,在留下一大堆历史碎片和现实争议之后,已然大大激起掘墓派们的信心。

非有严格的程序、充分的论证、十足的把握,实在是不应该将古墓的命运轻易交付给挖掘机的。把一座古墓从地底下鼓捣出来,既有诸多技术上的风险,更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全盘考量。开挖还是保护,尤其不应该沦为一种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也不应该由少数几位表面上顶着学者光环,实则受制于地方利益驱动的体制内专家说了算。

有报道称,安阳曹操墓元旦期间已成旅游热点,当地村民脱贫致富。我不知道单从旅游经济的角度来判断一座古墓的价值算不算走偏,更不知道是否一定要把古墓开掘起来才更有利旅游之类,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安阳曹操墓的开掘已是效仿者众。现在安徽亳州已经众志成城,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开挖过10多座的曹氏墓群的再次开挖已经指日可待了。据称曹操有72疑冢,与此同时,人们寻找三国英雄孙权、刘备墓地的热情十分高涨,一旦发现蛛丝马迹,恐怕没有不挖之而后快的。本来在中国沸腾大工地上,有意无意地对于古迹古墓的损毁已令人堪忧,如果各地再像亳州一样,可能更多地因为眼红安阳古墓经济的收益而大肆开掘,那神州大地将不知会多么闹腾了。

安阳曹操墓开掘后,网络上迅速流传着一个段子曰:“曹操出墓表明,中国房价涨得连曹某人都没地儿落脚睡觉了;还有,曹操再牛,也牛不过现在的拆迁办。”这样的段子虽然搞怪得不免偏激,但是除了对几乎失控的房地产开发热鞭辟入里之外,对于可能出现的古墓开挖热也不无警示意义。古墓之类,留下是墓,掘起来恐怕连梦也碎了。掘墓派们,别成了又一个“拆迁办”,扰得历史人物也不得安生了。

### 现代快报再评

先说安阳曹操墓。我同意周筱赟先生发表在1月8日《上海商报》的观点。《尔雅·释诂》注疏“谥号”的意思时明确说:“人死将葬,诔列其行而作之也。”也就是说,谥号就是下葬前按照其生平事迹给予的名号,那么,“魏武王”刻石出现在曹操墓里有什么不对呢?何况《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得再清楚不过: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在他二月下葬前,已得到了“武王”的谥号。人们质疑安阳曹操墓,是“因为政府说了太多的假话,专家则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以现在政府、专家不管说什么,老百姓都不相信了。”

安阳地方政府借题发展旅游业,在这个经济挂帅的年代很正常,一是不要做假,二是不能单凭长官意愿还要考虑旅游市场,不能轻易烧纳税人的钱。至于亳州市眼红曹操的开发价值想掘墓,那是另一回事。只要他们觉得合算就掘吧,毕竟与建大厦不同,有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心想事成。

## 权力为何喜欢追逐孩子的天真

唱诗的孩子提前看到了权力的骄矜 中国青年报 1月7日 作者 宋桂芳

### 中国青年报一评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局长们显然不是孩子们的朋友,一所基层中学,整出那么多孩子拿着文件夹夹道给官员朗诵诗歌,显得有些滑稽了。我在想,如果这些孩子只是夹道用鲜花欢迎一下,不说这些听起来别扭的话,估计没人觉得奇怪了——道理很简单:我们当年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即便是在当下,需要动用孩子撑场面的场合还少吗?各家少年宫的鼓号队是最忙的,跳舞唱歌好的、长得好看的孩子也是最忙的,节假日奔来走去赶场子,比拿个本子朗诵诗辛苦多了。

我还是要祝福那些有机会给局长唱赞美诗的孩子:首先要祝福他们光荣胜出,因为他们有学校看中的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懂事听话,乖巧顺从,那些个性张扬

的顽皮孩子,是不适合列队欢迎局长们的,唯有牺牲自我、收敛个性,才有机会对权力表达赤裸裸的肉麻与赞美;其次,祝福他们光荣进入了一场形式感强烈的权力仪式,参加多了,他们就知道为什么要以当官为理想,基层部门对形形色色的检查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形象,也必然会激发起他们热爱检查、痴迷权力的欲望。

“官员和赞美诗在一起。”不是官员需要赞美,是自由的权力需要恭维,借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那些有机会给局长唱赞美诗的孩子,提前看到了权力的骄矜与傲气,对未来的反省与建设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 现代快报再评

说“孩子提前看到了权力的骄矜”,我感觉比较天真,好像这些孩子此前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似

的。这种权力的骄人、对权力的迎奉,恐怕从孩子们上幼儿园就有了感受。我们已不只一两次在网上看到淋着雨给领导们表演的小孩子,去年还扯进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穿雨衣坐在主席台上看孩子们在雨中演出。最有名的当然是连战访问西安某小学时,学生们齐唱给“连爷爷”的歌,被台湾人恶搞成手机铃声。

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去年接连说了几次我们的“爱国者”不爱听的话,其中有一次说中国的地方法官有皇权意识。其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土皇帝”。这个欣然接受而不是抵制“阅兵式”的教育局长,看画面上他的感觉岂不就是土皇帝一个?莫说才一个县,局长手下的中小学生可达十万之众,权力大得很,平常有师生敢当面批评他吗?广东有些地方官员包括管教育的广州市副市长,自评可都是90分以上。

## 三聚氰胺僵而不死的秘密

瞒报才是最可怕的“三聚氰胺” 齐鲁晚报 1月7日 作者 潘洪其

### 齐鲁晚报一评

谁能想到,中国乳业好不容易刚刚走出信任低谷,就有不良企业旧病复发,重新干起了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

让人万难理喻的是,和当初三鹿公司及当地政府一再瞒报问题奶粉一样,上海熊猫公司被查处后,除在质检、卫生系统内部被几次点名外,有关方面要求知情者严格“保密”“不能说”。若不是浙江熊猫乳品有限公司(简称浙江熊猫公司)担心经销商将“浙江熊猫”误认为“上海熊猫”,特发布律师声明澄清两者无任何关系,由此向外界撕开了一道口子,上海熊猫奶粉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的问题,很可能至今仍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

当初三鹿公司及政府有关部门对问题奶粉情况按下不报,据说是“为了维护稳定”。这个理由看

起来冠冕堂皇,但事实证明,瞒报的结果非但未能维护稳定,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危害了社会稳定,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有关方面此次对查处上海熊猫公司的消息严格“保密”,据说是为了巩固目前乳业恢复的良好形势,这个理由同样是荒唐可笑又不堪一击的。试问,假如不是“保密”工作出了“意外”(浙江熊猫公司发布律师声明),有关方面是不是还要继续“保密”下去,一定要等到发生婴幼儿食用奶粉后患病甚至死亡的严重问题,实在隐瞒不下去了才罢休呢?真要到了那个地步,乳业恢复的形势必将彻底毁于一旦,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食品安全问题固然可怕,更可怕的是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意瞒报,瞒报是最可怕的“三聚氰胺”。

### 现代快报再评

幸好世间还有利益分殊,还有

人要洁身自好或自证清白,这些丑事才被捅出来成为丑闻。三鹿奶粉终于没有被欺骗到底,那是因为合股的新西兰公司不愿同流合污,通过新西兰的国家领导人向中国政府通报,即向全世界报告了真相。这回是因为“浙江熊猫”担心人们将其与“上海熊猫”弄混而坏了名声。如果它们真是一家,真相极可能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就像美国司法部多次公布海外公司向中国国有企业行贿,国内却没有跟进的独立调查报告,都姓“国”嘛。

毫无疑问,任何时候都有“拉大旗做虎皮”,“维稳”就成了这样一面大旗,善良的人们不可不警惕!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评价一个领导班子优劣,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说“团结”与否。如今没人深问是什么样的“团结”,是理想一致还是沆瀣一气?如果有人违法乱纪乃至丧天害理,还是不“团结”为好吧。

本版特约主持人 鄢烈山

资深报纸编辑,专栏作家。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的代表之一。主持多个评论专栏。